

經部

周官總義卷十七

宋 易祓 撰

夏官司馬第四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

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魯會晉師于上鄍輿師受一命之服晉享六卿于蒲圃輿尉受一命之服所謂輿者車也晉作三行以禦狄其後晉中行穆子與無終戰于大原毀車為行所謂行者徒也成周師田之法險野以徒為主易野以車為主于是設二司馬之屬專掌車與徒之任異于

五官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司勲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在秋官者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令其守涂地者為之聚欜謂之四面環之可也在夏官者止於徒十有二人何以環之乎今攷簭人九簭之名九曰巫環鄭氏謂簭可致師不此則以為致師之簭孟子曰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既謂之天時非四面環之之義環得天時之吉則其為簭名信矣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壺之制不可攷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匱注水始自夜天池入于日天池自日天池入于平壺以次相注入于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爲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一氣歲統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悉刻于箭上銅烏引水而下浮箭而止登至于晝夜之刻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晷影無差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此言虎士八百人與牧誓言虎賁三百人其數為不同葢此以衛至尊為主惟衆而後可以備儀衛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方相氏狂夫四人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
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勾之然後殳者擊之戈戟刺之此司兵掌五兵司戈盾之掌戈盾司弓矢之掌六弓四弩八矢相為先後者也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戎車革路也王於軍事乗革路則用勇力之士為右乃以中大夫為之君有常尊兵革重事故也

齊右下大夫二人

道右上士二人

大馭中大夫二人

戎僕中大夫二人

齊僕下大夫二人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

五十人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猶人之形有相屬之義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言佐王以統御諸侯之權實天子之所自出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

之暴内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政謂九法九伐之類布於邦國都鄙可也萬民何與焉聖人惟能合民之情内外遠近通行無間而後可以言政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此言外方五百里則以方言之非言面也以方言之是每面面二百五十里兩面之方為五百里自侯畿

至蕃畿通為二千五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為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於禹而地未嘗增也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

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

合其衆以成列陳其列以為陳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

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

帥以門名見平日統御之方家以號名見平日訓治之素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

田之灋羅獘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

表以步度之步長六尺百步則一為三表是三表相去二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為二百五十步矣大閱必用四表所以寓王者節制之師而大武之四表實象之蓋周都西南一表在南所謂武始而北出矣振之而駟伐則有振鐸作旗之義歷二表三表

而至四表則再始以著往者也商都東北四表在北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復亂以飾歸則有鼓退鳴鐃且郤之義歷三表二表而復於一表則樂終而德尊者也大閱亦然賈氏乃謂後表在北士卒由後表以至南表復回身向北以至後表與樂記之言不合樂記言大武則周家一代寓兵之良法當以樂記為正或謂三表相距各百步每表各六十丈何以容大閱之衆若以開方論其勢誠窄若據虞人萊所田之野

則迥野左右何有紀極鄭氏謂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此指一旁而言若左右兩旁當容六軍又云步數未聞則六軍分行左右開張取其容六軍之衆不以步數拘也如此則地勢廣袤豈止容六軍而已

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獘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

及田之日司馬建熊虎六斿之旗於虞人所設後表

之中據樂記舞而言則後表當是在南一表於是羣
吏如鄉師以下以其旗物及鼓鐸鐲鐃等各帥其民
而致於大司馬質明仆旗猶有後至者是慢令也故
誅之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衆庶已集命之皆坐於在南之一表羣吏聽誓則自
軍帥而下皆南面向表誓于陳前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

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中軍以鼙令鼓則旅帥執鼙者也以旅帥居卒伍軍師之中故曰中軍鼓人皆三鼓則軍將之執晉鼓者也司馬振鐸則兩司馬之執鐸者也鼓行鳴鐲則公司馬之執鐲者也當是時旅帥以鼙令鼓故軍將三鼓而作之兩司馬振鐸以通之可以作矣故羣吏作旗車徒皆作既作矣軍將又鼓以行之公司馬又以

鐲而節之可以行矣故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既止矣軍三鼓以警之兩司馬摝鐸以止之可以止矣故羣吏獘旗車徒皆坐此謂自南表以至向北之二表所以象武始而北出觀兵於盟津之時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言驟趨則士卒赴敵之心固勇於車徒之行者矣然不可無以節之由是及表乃止而軍將三鼓以警之

兩司馬又摝鐸以止之可以止矣故曰坐作如初此謂自二表以至向北之三表所以象再成而滅商戰勝於牧野之時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於是軍將又鼓以作之則車為之馳徒為之走言馳與走則士卒赴敵之心尤勇於車驟徒趨者矣然亦不可無以節之由是及表乃止則教習已備而無事于坐作之節但止之而已此謂自三表以至向北

之四表所以象三成而南克殷有餘力功成而反者也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

至此則鼓已三闋車已三發徒已三刺於此皆戒焉必三鼓者至於三則節制之正也故大閱之教表為三表鼓為三鼓車以三發徒以三刺坐作以三而為之止皆三之為節制也

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謂至北之四表軍將即令鼓以退之公司馬復鳴鐃以郤之於是軍吏士卒回身向南而立復行至表皆為之止坐作如初此又謂自北之四表以至三表二表而復於向南之一表皆如上文之坐作其異者廢鐲鳴鐃而已所以象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者也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

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

驅謂驅禽獸使趨於圍逆謂逆禽獸使不出圍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如習戰之時則師田之法一焉

及所弊鼓皆䮚車徒皆譟

馘如馬之駭譟如烏之譟以示勝敵
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春社夏礿秋礿不言入獻禽而冬烝獨言之者以外
行致禽饁郊之禮然後獻禽於宗廟故謂之入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及者繼事之辭未有師也謂時田以習戰以為用師
之備而已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

若有強梗弗率者負固弗服者與夫侵犯王畧而自干天誅者天子於是親帥六師方伯連帥從焉謂之大師大司馬掌其戒令則方伯連帥以至軍將師帥莫不受戒令焉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比其伍兩卒旅軍師之全缺也

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

及其成陳而戰也巡其陳之隊伍疏數與夫車徒旗

鼓之出入莫不眡之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不言敗而言不功王者之師無敵於天下故特不功而已

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

植謂築城板榦高博制度係焉則屬之於司空要謂役人數目功程多寡係焉則受之於司徒待攷而賞誅必以植要為本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

大祭祀謂廟享之禮饗食則禮公侯等於廟

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平則正喪禮之職與其位也

欽定四庫全書

周官總義卷十八

宋 易祓 撰

小司馬之職掌

下有闕文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已上官闕而列於司馬之後者以序官知之也義見

序官

司勲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

封國百里以至五百里非六鄉之所能給是以六鄉賞地不過與官田牛田收田並列而已以左傳攷之昔鄭伯賞入陳之功子展三命之服先八邑注謂八邑三十二井又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與孫氏注謂取田六十井此賞田之明證即下經所謂参之

一食
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
賞之輕重眡其功此所以為賞地之政令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

此言市馬之政物云者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其用各有等其材各有宜故皆以三物量之有物則有價故謂之質

綱惡馬

此言養馬之政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

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聽馬訟則養馬市馬之政皆得其平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賔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竁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

祀乃沈辜侯禳飾其牲

飾其牲被之以文繡謂羊牲也

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陣祭祀贊羞受

徹馬

軍器甲冑戈矛之屬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

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

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羊人之共羊牲如牛人共牛牲雞人共雞牲犬人共犬牲類也未為牲也數官擇其純者而取之於牧人然後命牧人卜其為牲者共之於充人至充人然後謂之牲此言共羊牲以其共而為牲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施火令謂施四時變國火之令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

周人守禦大槩以民為固以人心為本設其飾器所以聳動觀聽之具而又分其財用則隨其地守之所當得均其稍食則計其功力之所當予凡此皆奮發人心於平時之素也若夫城郭之所以為固者亦不過任萬民而用其材器使其地之人自為守而已材

謂材木可為楨榦者器謂器械可備任載者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

與國有司帥之則非掌固之所敢專帥之於掌甲掌役掌財用之有司亦以贊其甲役財用之不足者

晝三巡之夜亦如之

此掌固所設之法非其自巡也晝三巡則察其部伍之失次者夜事尤謹故亦如之

夜三鼜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瀍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每廵必鼓鼜鼜即鼓軍事之鼜鼓也鼜其聲也號則呼其所守者之名戒則警其所守者之事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

唯有節者達之

守以道路為急阻以道路而後險為可恃使内外無禁往來不察而姦偽者邪慝者物之犯禁者人之有辠竒衺者或得乘間而入雖險猶無險也故司險於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

掌疆

千里王畿畿之境謂之疆載師所言大都之田任疆地是已而邦國都鄙亦有畿疆之制太司徒所言制

其畿疆而溝封之是已此官雖逸而以司險推之則

掌王國之疆以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審矣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

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

國揚軍旅降圍邑

察軍慝則察其在我者環四方之故則環其在人者

此六者非其徒十二人之所能及必環人簭之而後

舉此所以繼於致師之後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

飲食居處人之大欲存焉故因其令軍井而兼以令

之是三者皆挈於竿首而表之雖軍衆不齊莫不目

擊而心會鄭氏所謂省煩趨疾是已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㰌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

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守之以水則均其晷刻之多少守之以火則知其漏

箭之遷易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

孤執皮帛以其有衣被文采之義卿執羔則羣而不失其類大夫鴈則夙夜奉上而不懈其義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

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大射則大司馬合諸侯之六耦若賔射則諸侯與王射而合卿大夫以為六耦以至諸侯之四耦卿大夫士之三耦亦各以等殺而辨獲即數中之旌服不氏執之以待獲也容即蔽身之乏服不氏待獲而居乏也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為位

梓人祭侯之禮其辭則欲諸侯之若寧侯也

與太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

於太史言與於司馬言佐尊卑之序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

祭祀之禮以牲為重視牲分牲養牲廵牲見於未祭之先將祭之時則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

者射人所掌則射牲之禮而已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此雖天子自為之方其迎牲於門則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至於君親射牲而孤卿大夫咸與焉此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法儀以其掌射法治射儀故也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

射人則以法儀而作之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

大師王乘戎路其廣闕革輕之倅不可虛位故以有

爵命士以上乘其倅

有大賔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

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卿大夫掌朝位之事則射人作之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敎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賔客之事

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賔客會同軍旅

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中春蒐田非羅弊之時故以火弊而搜取其物之不字乳者此言羅春鳥何也以奉至尊為主而已其次則獻鳩以養國老又其次則頒羣臣而謂之行羽物此外一毫不可以輕取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敎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

共膳獻之鳥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爵有高下皆以德詔祿有豐殺皆以功詔此為公卿大夫士之受命而為王臣者設也然當時之士亦有不命者焉鄭氏謂府史為官長所自辟除又謂胥徒

為民之給繇役者凡此皆服役於公上亦既因能而詔以事矣惟其不命故以久奠食而不言詔奠其食則未為禄也校人曰等馭夫之禄宫中之稍食宫中則師圉府史以及胥徒者所以言食馭夫則僕夫趣馬等之為大夫士者所以言禄蓋當時一命以上謂之禄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如宫正則月終會其稍食醫師則歲終稽其醫事而制其食稾人則乘其事試其弓弩而下上其食凡此皆奠其食於任事既久

之後者也賈氏不曰據能者先試之以事事成乃定以稍食其能堪用乃後亦詔授之以正爵禄其序如此

唯賜無常

繼於司士以詔王治之後則亦有可常者矣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

上

位著之次雖有貴賤而布置所向尊王之意已著見於左右前後之列朝儀之不苟如此王族故士大僕之等以其居王之後故不嫌於南面

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内朝皆退

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其位皆南鄉而在王之後故還而揖之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

國中之士治謂士之在國中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非公卿大夫以下之總號歟

掌擯士者膳其摯

諸臣之六摯猶諸侯之五瑞五瑞用以享故三璧則受之而復之書所謂如五器卒乃復是也六摯不用享故三帛二生一死則受之而不復各適其宜而已三帛則共王之服二生一死則共王之膳以示納用

其德也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

祭祀之時羣臣羣有司與焉或助其禮或執其事此所謂士則同姓之士也掌士之戒令則卜日以後之戒令也詔相其法事則凡祼獻之法事也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此繼宗廟祭祀而言當在賜爵之前今乃言於後重

其事故特言之司士言割牲則割其牲之體諸子正六牲之體則正牲之全體禮之輕重不同而職之先後或異所謂聯事也

凡會同作士從賔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為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

司士掌羣臣之版而總謂之士是以掌三者作士之事會同賔客作士從謂卿大夫之可使從於王者也作士適四方使為介謂天子使卿適四方則大夫為

介使大夫適四方則元士為介也大喪作士掌事如

奠遣之類

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

不以喪而廢其職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亦不可以故而弛其防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禄

上經言士者總公卿大夫士而言之此言邦國則諸

侯之卿大夫士亦總曰士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敎治辨其等正其位

故書倅為卒鄭氏以下文有游倅故改為倅職末言

修德學道固游倅之事此主下文兵甲之事則卒之

一字即有什伍之意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

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

馬弗正凡國正弗及

治之以軍法與司馬之所以用其民者同不以貴者而廢乎法公其法也不正於司馬之賦亦不與司徒之力役不以有司之法而律貴者重其事也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賔客作羣子從

樂事則舞有出入之位亦有文武之器大喪則有親疎貴賤之服亦有親疎貴賤之居授之正之皆諸子之責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使之修德即師氏所謂三德敎國子者使之學道即保氏所謂養國子以道而敎以六藝者德原於性故謂之修道公乎人故謂之學進者任以國事而退者亦有以勉其所未至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

政令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

入而在國則五寢次舍以爲宮

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五門出入必幾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而持輪凡祭祀會同賔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祭祀會同賔客喪紀軍旅各以吉凶之服衛于王軍國之容有足觀者矣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王於郊祀服裘冕而節服氏之二人者亦服裘冕王

於祭祀朝覲服衮冕而節服氏之六人者亦服衮冕若是何以為節曰是乃所以為節也春秋之法貴賤不嫌於同號以其有節存焉王眡治朝其位亦南鄉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其位亦南鄉則尊卑何以無辨位同乎南鄉從王於後也服同乎衮冕裘冕從王於左右也既有前後左右之節矣則位序服飾乃衛至尊而崇威嚴亦何嫌於同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𤣥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隷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占夢季冬聘贈王夢遂令始難毆疫則令此而已

周官總義卷十九

宋 易祓 撰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眂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此經正與司士一職互文見義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則王之位也雖言王位而非正王位之職所正者羣臣之位其曰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

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羣臣既正其位矣然後大僕自路門之左立於王前故曰大僕前所以正王位又言王入内朝皆退鄭氏引玉藻之言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謂諸侯也言諸侯則天子亦然謂王入路門聽政於路寢則羣臣各退向治事之處若據司士所言皆退疑若大僕亦隨羣臣而退今攷此經文意則大僕實未甞退所言王眂朝則前正位

而退乃是退立於路門之本位以俟朝畢及王入路門而聽政路寢則羣臣雖退而大僕復入正路寢之位司士不及此者以其所正者羣臣之位朝畢則退而已大僕掌正王位則無往不從故王入亦如之詳畧不同亦各以其職云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

王者祭祀之服六司服之六服是也賔客之服二司服所言饗射則鷩冕眂朝皮弁服是也喪紀之服一司服所言凶事服弁服是也其位則隨事而立無非大僕之所正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不敢自右以周人尚右尊君也

凡軍旅田役賛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大司馬蒐田之禮王執路鼓必待司馬辯之而後大

僕賛之鼓人於救日月則詔王鼓必待鼓人詔之而後大僕賛之王皆為之親鼓焉其義見於大司馬及鼓人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

始崩及窆聲鼓以戒衆人且傳達于四方使四方知喪禮也

縣喪首服之灋于宫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賛弓矢王眂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

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小宗伯既巳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此復縣首服之法于宮門者首服則婦人之服衰冠則男子之服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賔客饗食賔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小臣佐大僕者也大僕出入王之大命此則言辭告

語之末故掌王之小命大僕詔王之法儀此則趨行拱揖之容故詔相王之小法儀大僕於眡朝及禮之大者正其服位此則正王之燕服位大僕於王之大禮路車出入則曰左馭而前驅此於王燕出入則前驅以至大僕掌諸侯之復逆而此則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而此則掌士大夫之弔勞凡此無非大僕掌其大而小臣掌其小也小臣所得而專者大祭祀沃王盥而已然先王設小臣

之職亦猶后之有內小臣而內小臣所掌反同於大僕何也大僕正王之服位而內小臣亦正后之服位大僕出入王之大命而內小臣亦掌王后之命大僕於王之出入則曰左馭而前驅內小臣於后之出入亦前驅大僕於祭祀賔客喪紀則詔法儀於眡燕朝則掌擯相內小臣亦擯詔后之禮事葢內小臣之於大僕則內外之辨小臣之於大僕則大小之辨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

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令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凡祭祀受胙謂之受福言神錫之福而君受之也都宗人家宗人于國之祭祀有司皆致其福于王祭僕則展而受之膳人則受而膳之則祭祀之誠至矣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御僕所掌復逆視大僕小臣有尊卑小大之異視宰

夫有甚不同者此謂庶民非萬民之衆所謂羣吏則府史胥徒之在官者亦非諸臣也諸臣則諸侯羣臣咸與非御僕所得而並言然宰夫於諸臣言復此於庶民言復宰夫於萬民言逆此於羣吏言逆所謂復逆者葢通上下言之也以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大夫士之弔勞推之此亦羣吏之弔勞也

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此喪祭之冗事故御僕掌令

隷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

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於宮中為之蹕致其肅也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

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

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

鄭氏曰侯當作公上公九命故九就三采朱白蒼也

繅斿皆就又總言侯伯子男之冕侯伯七命則七就也子男五命則五就也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

王之吉服其弁三皮弁用之於眡朝韋弁用之於兵事冠弁用之於田獵兵田之弁有時而用之者也皮弁眡朝則曰眡朝之禮其用數矣此弁師所以特言皮弁之制會五采玉璂者詩謂會弁如星言縫中飾之以玉爍爍而處狀似星也又曰其弁伊綦言其文

也詩又作騏騏馬青驪文也象邸者以象骨飾弁内項上之邸以明託宿之義而貫之以玉笄者也此所謂皮弁之制若夫韋弁即爵弁也所謂爵弁經紂衣是已冠弁即元端也所謂元衣素裳是已二弁與皮弁素積相似微有損益言皮弁則韋弁冠弁在其間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上言上公玉繅之數而兼言諸侯之繅斿皆就末及

夫冕玉之制此經言諸侯之冕弁而兼及卿大夫冕弁之制蓋侯伯之冕七就用玉九十有八而繅皆三采子男之冕五就用玉五十而繅皆二采以至孤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再就用玉八朱緑而已其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而玉皆三采子男璂飾五而玉皆二采孤則璂飾以四三命之卿璂飾以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以二亦朱緑而已弁經雖無飾亦有等殺此不言士者司服

所謂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皮弁亦士服也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如考工之六等與夫廬人之六建莫不建之以備軍旅會同之用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頒之以給祭祀軍旅會同之用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皆所以衛至尊尚崇嚴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

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

或謂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宜為弱弓何謂之强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宜為强弓何謂之弱賈氏曰往寡來多者弛之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往多來寡者張之五寸弛之一尺五寸往來若一者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其理可信故王弧授射甲革椹質者皆射堅者也非強而何夾庾授射豻侯鳥獸者則皆射

近者也非弱而何唐大往來均則強弱中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葢用強弱之中則遠近焉可也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

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弓之強弱因人之形體志慮血氣不可以尊卑言經必以尊卑言者設此以明分而已六弓之體雖係乎分而六弓之用實關乎力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決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箙可以盛矢詩所謂魚服是已矰則矢之有繳者用之於弋詩所謂弋鳧與雁是已

稾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

弓凡六物皆視其身之長短而為三等之制弩四物亦三等又眡其弓之長短而為之也

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

矢人為矢曰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注謂羽者六寸則

知矢長三尺是恒庫繒茀枉絜殺鍭之矢凡八物皆

視其弓弩之勢以三尺增減其長短而為三等之制

箙以盛矢亦為三等又視矢之長短而為之

春獻素秋獻成

此經繼於弓弩矢箙之下即弓弩矢箙皆春獻素秋

獻成也鄭氏釋之則曰矢箙春作秋成而不及弓弩

者葢以弓人為弓之制自冬析幹春液角以至寒奠

體氷析㵞春被弦則一年之事合於司弓矢中春獻

弓弩之說故不及弓弩而專言矢箙攷此文意則矢箙取乎秋之獻其成而弓弩亦未嘗不同其獻然司弓矢之說與槀人之説何其不同耶葢槀人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故工以時而獻其器春為始事則獻素秋為既事則獻成乃入功於司弓矢焉然後司弓矢取槀人之所已成者為中春中秋之獻故止言獻而已與槀人所謂獻素獻成者各有次第不相侵紊豈可牽強而求合乎弓人為弓之説要之弓人為弓

之制未必皆槀人之法鄭說類乎鑿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

饗固足以示其恩未足以示勸懲之方必因其工事而乘之乘與宰夫乘其財用之出入同謂計其所作之事而試其所作之藝試之既審則巧拙良窳皆有不可掩善者為之上其食不特上食而已其尤善者

必有賞不善者為之下其食不特下其食而已其尤不善者必有誅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

傳於大司馬而達於軍中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乗則持馬行則陪乗所以嚴翼衞也

凡有牲事則前馬

牲事前馬是齊右於齊車之事無一不致其敬也而
祭祀會同賔客之禮行矣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
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
蓋從
道右在車則為右下車則為從左右前後無乎不在
雖下車之際亦未甞不以儀而輔乎王也然道右言
下車以蓋從而齊車不言者齊以敬神為主道以尊

君為主各有所寓焉爾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

軷為道祭以南郊之祀在國門八里之外故有犯軷之事王非所以為馭而自馭者以敬己之道敬神也大馭非所以為祝而使之祝者以事人之道事神也

王者行郊祀之禮其動静出處宜與天為一然出戸

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出郊而僕馭有事非必於神也致謹於禮而已

戎僕掌御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王于軍事服韋弁而有爵者之乘王倅車亦韋弁服所以衛護至尊而重軍旅之威然有等殺存焉故戎僕從而正之此即倅車之政也

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上文言馭戎車則王之革路此言凡戎車則衆之兵車也武王戎車三百兩其進退之節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馬則戎車之儀可知至大司馬於蒐田之時亦有所謂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戎僕所以掌其儀者此也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

大行人言賓主車介步數皆曰朝位是知非特在廟

之禮況經言饗食列于朝覲宗遇之後則是數者皆有送逆之灋明矣餘見大行人及樂師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貳車猶掌其政令則道車之用嚴矣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廏廏一僕夫六廏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僕夫

鄭以僕夫為上士非也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僕也革路戎僕也

總而名之曰僕夫五僕中惟道僕田僕為上士大馭戎馭為中大夫齊僕為下大夫豈皆上士乎不然則良馬五種既以駕五路所謂僕夫者非五路之僕而何六廐成校則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校有左右則二校為十二廐凡馬之數當計二千五百九十二匹鄭氏謂校變言為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少備也由此觀之則良馬五種分為十廐駑馬一種分為二廐一廐之馬凡二百一十六匹則二廐之馬為四

百三十二匹矣以良馬一種而在二廐者四百三十二匹則五種十廐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外二廐爲駑馬一種當四百三十二匹正合十二廐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之数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賔客受其

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黄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禄宫中之稍食

天子有十二閑謂六廐成校而校有左右故十二也

邦國六閑家四閑直謂一廂不分左右耳邦國六閑

馬四種者謂良馬三閑為齊馬道馬田馬而駑馬三

良馬之數亦三閑是三閑良馬為六百四十八疋三

閑駑馬亦六百四十八匹總六閑為一千二百九十

六匹也家四閑馬二種者謂良馬一閑而駑馬三良馬之数亦三閑是一閑良馬為二百一十六匹三閑駑馬為六百四十八匹總四閑為八百六十四匹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

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凡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以象天駟為蒼龍之星是其品之尤異者唯天子可備乘路之駕月令言駕蒼龍是也以騋之牝驪牡玄是其色之尤異者天子諸侯得以兼用詩于衛文公言騋牝三千是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剪闔

充澤宮習武之居剪闔以茨牆也二者皆圉人所習故圉師因而使之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

賓客之時陳馬於館喪紀而葬陳馬於廟遣車明器之時則陳之於壙以圉人養馬故使之牽而陳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總義卷二十二至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監生臣雷琳

監生臣汪麟

周官總義卷二十

宋 易祓 撰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言邦國則王畿之外五等諸侯之國言都鄙則王畿之內三等食采之地此二者舉中國言之辨人民以

知其剛柔緩急之異俗辨財用以知其衣食器械之
異齊以至九穀六畜數者職方氏皆以圖而攷其數
復以數而總其要又以數要而周知其利害利如土
宜土化之類凡利於民者害如地慝之類凡害於民
者職方氏既已周知而歷數然後大司馬以九畿之
籍而施邦國之政職使九州之國各共其職以任其
政無有不同之貫利此其官所以列於大司馬之屬
而謂之職方氏

東南曰揚州

禹貢揚州之域東距海北據淮故曰淮海惟揚州殷人以淮入徐故揚州止謂之江南周人復以淮入揚而循禹之舊不言淮海而曰東南者變禹貢之文也然禹貢以帝都所在故首言冀州周都鎬京在雍州之域而乃以揚州為先焉周人建國東南先服王化之始故以東南為首稱而正南次之亦猶禹之治水既載壺口則以冀州為首記其功之所自始不特帝

都而已

其山鎮曰會稽

稽計也吳越春秋曰禹廵守天下會計修國之道以會稽名山漢志屬會稽之山隂縣唐為越州會稽縣山在州東南二十里今州為紹興府

其澤藪曰具區

孔安國會稽郡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太湖名唐屬蘇州今為平江府

其川三江

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堯時洪水泛濫有此水勢與周之職方不同而孔安國乃云江至彭蠡分為三入於震澤是求合乎禹貢之說似矣然書以江漢所滙之處為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縣界江至湖口合三為一未聞其分一為三也又太湖在蘇湖常三州之間自不與江水相通彭蠡所滙之江何從而入之耶班固知大江與震澤不相通又附會

為之說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江自毘陵北東入海毘陵今常州也今以大江之在毘陵北東者以當北江正與書合者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則非經之所謂南江矣又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以為中江其失為特甚陽羨今常州宜興也與建康之溧陽接境兩境中高水皆東西分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北向以流入于江初非上陽羨也其為

誤有如此者至桑欽所言北江與固同其叙南江中江則其謬滋甚史記正義又曰太湖傍有三水遂以為三江之證皆非禹之所謂三江也然則經之三江將孰從乎以經證經自有明文漢水出於嶓冢者為北江江水出於岷山者為中江既有北江又有中江則必有南江近代儒者謂南江自豫章而入于彭蠡此說誠可信此則三江已合於荆揚之間至揚州末流復言三江豈果分為三乎揚瀕海為支川之下流必

言三江所以紀水之所入也知此則知三江震澤之

說

其浸五湖

具區是澤五湖是浸澤浸豈可混而為一攷經意既

謂五湖則不止一湖今如丹陽彭蠡以湖名者甚衆

皆在古揚州恐别有五湖之名但經無明文不可臆

說

其利金錫竹箭

考工記曰吳粵之金錫爾雅曰會稽之竹箭禹貢於揚州亦曰惟金三品又曰瑤琨篠簜信乎為揚州之地利

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

此等畜多產於南方亦時見有之

其穀宜稻

稻生於水澤之地經言稼下地是已揚州居東南之極及支川下流之所歸厥土為塗泥為沮洳故其穀

宜稻

正南曰荆州

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殷之荆州南不言衡陽循禹之舊也其北境則曰漢南以地志攷之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即今荆門軍當陽縣之地漢水又在其北正屬襄陽言漢南則殷之荆州寔跨荆山之北至周復以荆門之北屬豫復禹封域以荆及衡陽為荆州荆山即南條衡山即南嶽皆在正南之地故曰正南

其山鎮曰衡山

漢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唐屬衡州衡陽縣本酃縣地要之衡山連亘數邑凡酃縣之東北以至湘南縣之東南則皆衡山也

其澤藪曰雲瞢

漢志華容縣有雲瞢澤在南然司馬相如言雲夢澤方八九百里則雲夢非止一澤隨所在而為之名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至於雲中則知在江之

北者為雲又昭公三年楚子鄭伯田江南之夢則知在江之南者為夢禹貢言雲土夢作乂葢南北高下不等故江北之雲方見土而江南之夢已作乂其勢然也

其川江漢

漢志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今攷唐元和志則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在松州之境案松州交川縣江源鎮江水之迹始見于此南

流至翼州翼水縣又南流至茂州汶山縣汶山即岷山禹導江所始之地又南流至成都府成都縣有沱江鎮禹貢東别爲沱是也又西南流至眉州通義縣又南流至戎州僰道縣今爲叙州宜賓縣又東流至瀘州瀘川縣又東流至渝州巴縣又東流至涪州涪陵縣又東流至忠州臨江縣又東流至萬州南浦縣又東流至夔州奉節縣又東流至歸州秭歸縣又東流至峽州夷陵縣又東流至江陵府江陵縣又東流

入澧州界即禹貢東至于澧之地至岳州巴陵縣有洞庭湖即禹貢九江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正其地也又東陵即巴陵江水至此自東而迤北至鄂州江夏縣又東流至江州潯陽縣今為德化縣有彭蠡澤即禹貢江漢滙澤之地又東北流至池州秋浦縣今為貴池縣又東北流至潤州丹徒縣州今為鎮江府北對揚州江都乃漢志所謂東至江都入海者也漢志不知漢水所自誤認嶓冢山之西嘉陵江為

西漢水與禹貢漾漢大畧異攷之唐元和志興元府金
華縣今為鎮隸三泉縣嶓冢山在縣西三十里漾水
所出東流至洋州興道縣又東流至金州西城縣又
東流至均州武當縣有滄浪州即禹貢滄浪之水又
東流至襄陽府襄陽縣又東流至郢州長壽縣又東
南流至復州竟陵縣今為景陵縣有滲參水即禹貢
三澨也又東南流至沔州漢陽今縣為漢陽軍有大
別山即禹貢至于大別以入于江之地禹貢所記江

漢皆發源于梁州周禮不載梁州山川故至荆州而後言其川江漢江自今歸州之秭歸縣以至鄂州之武昌縣凡一千四百餘里漢江自今均州之武當縣以至漢陽軍之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荆州之地江漢分流于其間至是合流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也

其浸潁湛

左氏傳昭元年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杜氏謂潁

水出陽城縣案漢志縣屬潁川郡即今河南府潁陽縣又襄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氏謂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案地志襄城即今汝州之襄城縣昆陽故城今在汝州之葉縣已上二者皆古豫州之域經以為荆州之浸必有脫誤處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禹貢荆州言礪砥砮丹惟金三品羽毛齒革其地利古今然也然荆州亦言金與簵楛則未嘗無金錫竹

箭揚州亦言齒革及惟金三品則未嘗無丹銀齒革特以其産之多者言之

河南曰豫州

禹貢荆河惟豫州其封在大河之南南條荆山之北故曰荆河殷之豫州則南境距漢北境接河故曰河南周人於豫州亦曰河南而南境則仍禹貢之舊不曰荆河互文以見也

其山鎮曰華山

漢志京兆華陰縣華山在其南後漢華陰屬弘農郡

唐及今為華陽縣

其澤藪曰圃田

漢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澤在西唐以縣屬鄭州今

屬開封府圃田澤一名原圃

其川滎洛

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厥後濟不溢

河滎澤遂枯漢志河南郡雖有滎陽縣而不言滎澤

唐元和志於鄭州滎陽縣云縣西北四里有故瀆恐未必然蓋水北為陽縣當在澤北不應澤在縣北也漢志弘農郡上洛縣洛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又盧氏縣熊耳山在東禹導洛始此而洛水實出于上洛之冢嶺山今攷之唐商州洛南縣冢嶺山在縣南七十里洛水所出也又東流至本州之上洛縣又東流至虢州盧氏縣界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又東流至河南府之鞏縣會伊瀍澗之水以入于河

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鄭康成曰波讀為嶓孔安國言禹貢有播水無波水音與播同古字從山從番讀為嶓冢之嶓康成誠有所見而然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度其地其盧氏翠縣之間即今商虢州河南府之地左氏傳莊四年楚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杜氏以為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義陽即今信陽軍之

西去隨甚近唐志隨州隨縣溠水出縣西四十里此

正古豫州之地鄭康成乃謂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

葢漢人誤以南陽郡為荆州不知古荆在荆山之南

康成徇漢地志之說誤矣

正東曰青州

禹貢有青有兖有徐殷并青於徐而徐兼揚州之淮

故江南曰揚州周復以淮歸揚而并徐於青正在畿

東故曰正東

其山鎮曰沂山

唐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屬瑯琊郡沂山在縣北一百二十四里

其澤藪曰望諸

唐宋州虞城縣漢屬沛郡今屬南京應天府孟諸澤西北十里俗號盟諸故書謂之孟諸周禮謂之望諸漢志謂之盟諸史記謂之明都其實一也

其川淮泗

禹貢導淮自桐柏漢志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唐以其地為桐柏縣屬唐州淮水所出東流至蔡州之真陽又至申州之義陽縣今為信陽軍信陽縣又東流至光州定城縣又東北流至濠州招信縣今屬泗州本漢臨淮郡淮陵縣地乃古徐州之域即漢志所謂淮至淮陵入海者也又東北經楚州之盱眙縣今為盱眙軍與泗州隅淮相對又至楚州山陽縣入海漢志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

此孔安國引以證禹貢者漢乘氏屬濟陰郡唐以郡為曹州今為興仁府縣屬焉睢陵即今泗州招信縣之北境然漢志所載自有兩泗水其一即自此乘氏至毗陵入淮者又一泗水出魯國辨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唐元和志辨與方與皆在兗州今襲慶府泗水縣東陪尾山泗水出焉其源有四西南流至本州曲阜縣北分為二流北為洙南為泗其間即夫子設教之地又西南三十五里至本州瑕丘縣西二十五里洙

復與泗合又南流至本州魚臺縣界縣本漢方與地屬山陽郡即所謂自方與入沛者也又東南流經徐州沛縣漢屬沛郡即所謂自沛入淮者也又東南經徐州彭城縣又至泗州以入于淮徐兖泗皆古徐州之境周并於青

其浸沂沭

漢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蓋縣在唐及今皆兖州之境下邳唐屬泗州今為淮陽軍沂經下

邳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又一水經城東
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漢志瑯琊郡東莞縣沭水南至
下邳入泗唐志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地沭水所
出東南至泗州下邳縣又東北流至泗州漣水縣今
為漣水軍至此與泗合而入淮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禹貢於徐州言淮夷蠙珠曁魚周并徐於青其餘皆
兼此二州而言

河東曰兖州

夏殷皆言濟河惟兖州謂東河之東濟水之北也周人以青兼徐而兖州又得越乎濟之東南故徐之岱山職方以為兖之山鎮徐之大野職方以為兖之澤藪是也故曰河東

其山鎮曰岱山

漢志泰山郡博縣泰山在西北博在唐為乾封屬兖州今為襲慶府奉符縣泰山一曰岱山禹貢海岱惟

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是青州在岱山東北徐州在岱山東南周幷徐入青而不以岱屬青州兖在西北

實兼有其地

其澤藪曰大野

漢志泰山郡鉅野縣大野澤在縣北唐以縣屬鄆州今屬濟州案禹貢徐州言大野既豬周無徐州故以

屬兖

其川河泲

禹貢言導河積石案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自唐及今為積石軍然禹之導河始於積石其實河源遠在西塞之外漢張騫班固及水經山海經等皆不知其地唐穆宗長慶元年劉元鼎使吐蕃歸踰湟水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泝河之上流繇洪濟渠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其地蓋劒南之西虜曰穆穆哩山河源其間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自

此東北直穆克依額音磧尾入吐谷渾以至積石東北流至鄯州龍天縣界又東流至河州枹罕縣界又東流至蘭州五泉縣又東北流至會州會寧縣又東北流至靈州廻樂縣又東北流至三受降城又東迤南至朔州之鄯陽縣又南流至嵐州合阿縣又南流至石州臨泉縣又南流至隰州永和縣又南流至慈州吉昌縣又南流至絳州龍門縣今以縣屬河中府乃龍門口即禹貢所謂至于龍門者也又南流至陜州陜

州對河為華州華陰縣太華山在縣西八里河經太華之北故曰華陰即禹貢所謂南至于華陰也至此方自南迤東至陜州陜右縣今為陜縣有厎柱山在黄河中禹貢所謂東至于厎柱也又東流至河南府之王屋縣又東流經本府之河陽縣今為孟州府有孟津禹貢所謂東至于孟津是也又東流經本府之鞏縣有洛水入河禹貢所謂東過洛汭是也又東流至衛州汲縣其黎陽縣有黎山即禹貢所謂至

于大伾是也又東北流至桐州臨河縣又東北流至澶州頓丘縣又北流至魏州貴鄉縣今省入于大名府之元城縣又東北流至貝州經城縣今省入大名之宗城縣又東北流至冀州南宫縣禹貢降水亦入河以禹河東徙故自入海而不入于河降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禹貢所謂北過降水是也又冀州西北接邢趙深三州三州皆有大陸澤禹貢所謂至于大陸是也又東北流至滄州饒安縣即禹貢北播于九

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之地大抵河行萬餘里豈獨為兖州之川禹貢濟河為兖州即其地考之自魏至滄凡一千三百餘里其河之東境皆兖之域沛水在經及漢志皆以此字从水从疒按說文从水从疒注出兖州之川惟禹貢从水从齊又案漢志从水从齊其水出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乃别是一水名則此二字音同實異後世雖例以从水从齊者為兖州之川其實乃字之誤當以古文為正按禹貢道

沇水東流為濟攷之則在河東郡之垣曲縣王屋山在縣北沇水所出伏流至河内郡之軹縣唐為濟源縣以濟水出平地有二源故名濟源南流入于河禹貢入河復截河而南溢為滎在鄭州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北寔受溢河之濟水濟水自春秋後不復截河而入于滎矣今雖有滎澤而故瀆湮塞不可攷又東至汴州又東北至曹州為陶丘又東北至菏澤在廣濟軍之東北自河至此凡七百餘里皆古濟所經之

地今不復有濟水但存其名而已又菏澤雖不受濟水亦自有源仍舊東流世俗因其舊名亦以濟名之然東南至兖州金鄉魚臺入徐州沛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又一派禹貢濟水至菏澤即東北會于汶汶水出兖州乾符縣今襲慶府奉符縣凡北流至鄆州須昌縣又東北流至齊州臨邑縣又東北流至淄州高苑縣又東流至青州博昌縣以入乎海自汶水源至此皆古濟之地實古兖州之域也

其浸廬維

鄭康成曰廬維當為雷雍蓋濮州雷澤縣雷夏澤在北又灉沮二水源俱出雷夏澤正兖州之境顔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康成讀曰雷非也唐以盧縣屬鄆州今廢入陽穀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利與青州同民畜與豫州同

正西曰雍州

禹貢有雍有梁故梁為正西而雍為西北殷周皆省梁入雍故雍州為正西

其山鎮曰嶽山

漢志有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雍州山然案唐隴州汧源縣西岍山北與隴山接禹貢導岍是也此正岍山非所謂吳山吳山同在隴州卻自有吳山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吳山又在縣西南五十里周都五嶽之外以此特近故為嶽山秦都咸陽亦

為西嶽唐為國之西鎮山謂之西吳

其澤藪曰弦蒲

漢志有扶風汧縣北有蒲谷鄉有弦中谷雍州藪今屬隴州汧源縣

其川涇汭

漢志安定郡涇陽縣开頭山在西涇水所出唐以涇陽源為平涼屬原州令屬渭州又東南流至涇州臨涇保定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禄新平永壽三

縣又東北流至京兆府之醴泉高陵雲陽三縣以入渭汭水者非禹貢所謂汭也禹貢言汭皆水北之汭此所謂汭者雍州之川名漢志右扶風汧縣汭水出西北東入涇此正公劉居豳之地詩所謂芮鞫之即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其國城在邠州東北二十九里三水縣界古豳城是也正與公劉詩合又唐志涇州臨涇縣有汭水西自隴州華亭縣流入一名宜祿川然涇隴二州在邠州之西則非邠州之汭

要皆雍州之川也

其浸渭洛

漢志隴西郡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唐省首陽入渭源後省今置渭源堡屬熙州鳥鼠山在縣西渭水有三源正東徹南流至本州之襄武縣又東流五十里至鞏州之隴西縣又東流至秦州上邽縣又東流至隴州南田縣今省入吳山又東流至鳳翔府岐山縣又東流至京兆府萬年縣又東流至

華州華陰縣東北入于河謂之渭口禹貢所謂汭是也洛水別是雍州一浸非禹貢導洛自熊耳之洛鄭康成曰洛出懷德釋者引詩之瞻彼洛矣為證案漢志左馮翊懷德縣之疆𡿪源即洛水懷德即京兆府之富平縣今縣屬耀州即漢左馮翊之地北條荆山在縣西正漢志洛水之源也孔安國注禹貢東會漆沮之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孔頴達引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正與漢志合又一

洛水出慶州洛源縣在唐之京兆西北五百餘里攷之地志非一源案唐志慶州洛源縣本漢歸德縣地屬北地郡有於向山在縣北三十里洛水所出因以名縣東流至鄜州洛交縣又東南流至京兆府雲陽縣之東境又經同州澄城縣之西境此去富平之懷德亦為甚近不應言兩洛水以其異源而下流同入于渭故皆以洛水名之如冀之清漳濁漳青之大沂小沂徐亦有兩泗水以其同入不害其為名稱之同

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禹貢於雍州言厥貢球琳琅玕孔氏謂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

東北曰幽州

舜十二州本有幽州水土既平以冀為帝都省幽入冀殷人南都河南之亳復舜幽州之名周人又以幽州兼殷之營州實禹貢青州隅海東北之境故曰東北

其山鎮曰醫無閭

後漢志遼東郡無慮縣有醫無閭山唐地志營平乃

漢遼西郡則其山又為營平之東北

其澤藪曰貕養

漢志琅琊郡長廣縣貕養澤在西唐萊州昌陽縣

本漢縣屬東萊郡今為萊陽縣貕養澤在縣東北

四十里蓋此澤介乎東萊瑯琊兩郡之間也

其川河泲

經於兖州言其川河沛葢兖州北距河而南據沛禹貢言濟河惟兖州則惟兖州之川宜也幽州遠在東北於河沛何與葢幽州雖跨有遼水為東北而實西南越海兼有青州之東北境所以琅琊郡之𨺅養澤泰山郡之淄水千乘郡之時水皆在幽州之域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是知幽州實可以有青州王璜張楫云九河陷海中是九河未陷之前凡登萊海岸及濵滄二州之東境皆在幽

州之地與兖州東西分界故其川同於河泲

其浸菑時

漢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攷輿地記則襲慶府萊蕪縣淄水所出其地即漢之泰山郡東北流入淄川縣漢萊蕪故城在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北過利津縣又東北入于海與漢志入泲不同盖入泲乃禹川之舊自齊之上流既涸故淄水入海漢志千乘郡博昌縣時水東北至鉅鹿縣入

馬車瀆乃今青州之境青州臨淄縣有時水本漢千
乘郡之地
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幽州跨海有魚鹽之利
河内曰冀州
舜十有二州有幽有并有冀水土既平之後以冀爲
都省十有二州之幽并入焉以餘州凖之則知禹貢
冀州東西南之三面皆距河而北境則越乎常山今

之燕雲營平諸州皆其地也殷人復以冀州北境復
舜之幽州而東西南皆禹迹之舊葢東河之西西河
之東南河之北也故曰兩河間周人又分冀而復舜
之并州故曰河内而已

其山鎮曰霍山

漢志河東郡彘縣霍太山在東唐及今晉州霍邑本
漢彘縣霍山一名太岳在縣東三十里

其澤藪曰楊紆

鄭康成曰楊紆所在未聞顔師古引爾雅云秦有楊紆李巡又以為在扶風而此乃以為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

其川漳

漢志上黨郡長子縣鹿合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沾縣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是二漳皆出於上黨也唐志濁漳水出潞州長子縣本漢縣有發鳩山濁漳水所出東北流至本州所

理之上黨縣又東北流至本州之潞城縣漳水一名潞水又東北經本州之垣縣黎城縣又東流至相州之鄴縣又東北流至磁州滏陽縣又東北流經潞州之洛水縣有衡漳故瀆俗名阿難渠則知合清漳而謂之衡漳清漳出大原府之樂平縣本漢沾縣少山在縣西南清漳所出東南流至儀州之和順縣又東南流至潞州黎城縣之東北又東北流至洺州之洛水縣又東北與濁漳合而至貝州之冢城縣又東北流至德州之長河縣

乃漳之南岸其北岸即瀛州之平舒縣自此東入于海

其浸汾潞

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隂入河攷唐嵐州静樂縣今屬潸州即漢汾陽縣之地汾水東南流入太原府之交城陽曲太原清源文水五縣又東南流至汾州温城介休靈石汾西四縣又東南流入晉州之霍邑趙城洪洞臨汾四縣又東南流至絳州之正平稷山龍門三縣又南流至河中府寶

禺縣北入于河唐潞州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郡

潞水一名潞水在縣北闞駰曰潞水在縣北為冀州

浸即漳水也蓋周以濁漳為潞清漳為漳

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冀州多山山氣多男故五男三女禹貢冀州厥木惟

條條長也其利松柏宜矣

正北曰并州

舜有并州禹貢以并入冀州殷因之周復分冀復舜

并州以天下之勢言之兾州在西河之東雍州在西河之西并州介乎雍兾之間故曰正北

其山鎮曰恒山

漢志恒山郡上曲陽縣常山谷在西北按唐定州恒陽縣有北嶽今改為中山府縣為曲陽即漢之舊也

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

漢志代郡鹵城縣虖池河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海此言參合則屬高柳縣漢高柳縣隷代郡唐貞觀

以後爲黙啜所破州縣俱廢開元十年改定襄爲雲中有高柳故城則鹵城又當在高柳之北虖池河源未之詳其河自鴈門縣西南流入崞與唐林二縣又西南流至忻州秀容縣又西南流入定襄縣又南流至太原府盂縣又東流至恒州之靈壽眞定九門藁城穀城五縣又東流至定州無極縣又東流入深州之饒陽鹿城安平三縣又東南流入瀛州之高陽河間二縣又東流入莫州之唐興及莫縣以至任丘文

安縣即漢志所謂至文安入海者也康成曰嘔夷祁夷也出平舒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唐蔚州興唐縣本代郡地嘔夷一名滱水出縣西北高氏山東北流至興唐縣又東流至瀛州之博野東流入于河

其浸淶易

漢志代郡廣昌縣淶水東南至容城入河案唐蔚州飛狐縣即漢廣昌縣地有飛狐口淶水所出東南流至易州易縣又東北流至淶水縣又南流入容城縣

漢志所謂東至容城入河者也漢志涿郡故安縣閻
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并州𣻮水亦至范陽入
淶此言易出故安則近幽州之境案唐蔚州飛狐縣
周屬并州自縣北入嬀州之懷戎即古飛狐口易水
所出東南流至易州易縣至北方是漢涿郡故安縣
之地又東流至涿州之歸義縣又東北流至涿州范
陽之南界即漢志所謂至范陽入淶者也
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九州之説其來尚矣孔安國以禹貢九州為帝堯之制遂謂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餘乃堯舊非也考之舜典其説甚明始言肇十有二州次言咨十有二牧然後命禹平水土是則平水土之命與夫十有二州之建其先後次第自有可攷而不誣者禹别九州書以貢名在治水之後禹貢於逐州之下雖各列隨山濬川之説然皆追求其治水蹤迹而後辨山川之險易量其道里遠近以定賦貢之

高下不得以舜之十二州爲後也善乎班固之言曰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絶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既平更别九州列五服其先後次序正所以發明當時置州之意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廵狩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廵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其要專在建牧一事周制九牧實舜之咨十有二牧

之遺制皆所以統天下之邦國使之攷禮正刑以尊
天子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
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
舍
樹植也立也王巡守則有四方之舍土方氏既為之
土地相宅而知利害之所在然後掌舍為之設梐枑
再重為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而土方氏植立之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道路達財利通此合方之事也未及夫政焉同數器而九儀之命皆有定守一度量而五則之制亦有定用此合方之政也未及夫教焉至於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講信修睦無有異志合方之為教也大矣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合方氏之同好善因人心之善還以道之而已至此一職專以訓方為事亦非於人心好善之外别有所謂訓也道四方之政事則政事固有良而平者矣與其上下之志則志固有醇而正者矣誦四方之傳道古今之事亦有格言大訓可以為法者矣此皆人心自有之善訓方從而訓道之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
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
致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
致其珍異之物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
以封邑者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人之不善隱微而未露者謂之慝如土訓之道地慝誦訓之道方慝皆隱微之謂使其邪慝未革雖有八法八則將何所正此所以先觀其慝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

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

政即都家車馬兵甲之戒令也學則學其戒令而肄

習于都家之學者也政以任國子之已命者經所謂

士是已學以待國子之未命者經所謂庶子是已然

國子所以守禦而戒令同乎衆庶則立法公矣教以

都家之政學而掌之以國法則兵政一矣